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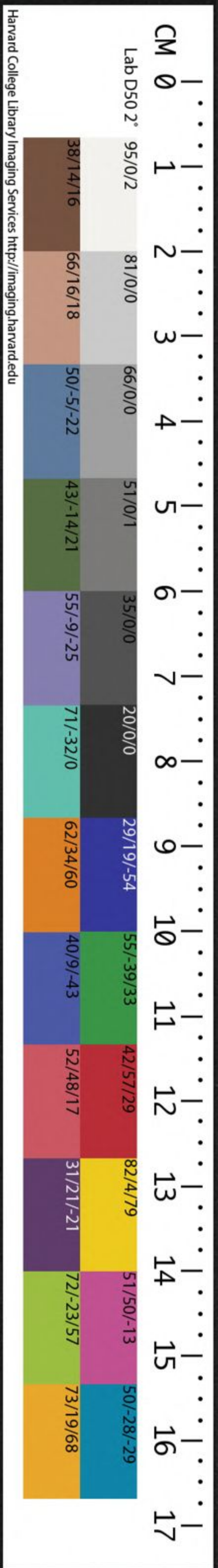
卷三百七十九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66

T2455.21



列傳卷第七十六

宋史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嚴等奉
勅修

邵亢 從父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易子彥遠明逸
諸孫景謀總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

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

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

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

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

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
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
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又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
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
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授潁州
團練推官晏殊為首一以事諉之民稅舊輸陳蔡轉
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
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

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
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
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御之之術不
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
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
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
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
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
從之選為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

訪以垂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穎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宐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林厚輟爲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卽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誹不然則讒臣者豈宐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爲帥守每他

徒必遷職秋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蓋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口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湏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間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鬪訟爲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過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宣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狃率人心一

身死傳卷三
三
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遣信誓契冊聞之將不
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
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
亢以爲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
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
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
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毫三州薨
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郎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
從父餽

餽字不疑舉進士爲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餽善
篆隸召克直講選爲唐書編脩官餽以史出衆手非
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餽言周官大宗伯凡
王之禱祠肆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
禮如此今郎詞所習之爲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
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脩媛時
命婦已不敢亢禮况今日乎餽曰宮省事秘不可知
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
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爲開封府推官
坐在常州日校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校者實不死

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京西轉運使餽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雒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餽往使餽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

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斝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温成皇后追册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

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喃氏畀木征
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
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
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
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
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
臣知其難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
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叅知政事數與安石
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
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

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
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
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
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
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
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
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
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
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
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

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
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
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
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
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
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
南宮成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
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縣公
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
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
歸朝爲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
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
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秘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
分爲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
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爲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
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
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卽
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

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旣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

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旣與劉美親又爲其子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

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
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于勲貴文
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
文籍俸秘府尤喜獎厲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惟演
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
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
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惟演嘗語人曰吾平
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
故也子曖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
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

忠領兩使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
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咲守
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勾當三班院羣
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
罷兵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爲貴
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爲秦鳳路馬步
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
爲羣牧副使卒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
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圯溺人多即
山爲居暄爲增治城堞壘石爲臺作大隄杆之進少

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鈞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貧
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
獲罪必亟歛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
爲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
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錢易字希白始父侗嗣吳越王爲大將胡進思所廢而
立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
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爲治寬簡便民能詩善
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于家易年十七
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

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
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
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
盜起劍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
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
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
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
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
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
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椽黥劓皆非死尚以爲虐近代

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
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
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
檢使磔賊於闌闐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
誠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
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
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
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修車
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
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臨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

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
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
帛二尺以下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典掌
誥命皆躬自東掖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
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瀑直奉滿卒仁宗
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被易才學贍敏過
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
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
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
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

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
進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
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
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
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
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
心嗷嗷天其武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
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
戒增脩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掘山後諸鎮元昊

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
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
吏不復銓釋高冠大裾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
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
督歛軍須百出二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放惟陛下念
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容天戒時旱蝗民乏
食彥遠發常平倉賑牧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摧價彥
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
養庶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
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

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譖門者
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
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
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
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
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
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
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
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
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

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
之第其賞法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
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
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闕冗
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
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絲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爲呂夷
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
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
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

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債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陳院爲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脩撰知開封府妾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鄴氏墮足死罷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唵廝羅留不遣會其妻亡前

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唵氏至厚頃以招馬爲名賂繒綿邀請六事旣徇其五而猶缺望今壅遏荒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廝囉有子質于秦别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北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惺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爲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儉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文辭淺繆豈應昌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修懿藻字醇老
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爲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
正科爲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
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
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
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
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景謚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
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旣
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問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

府界景謚爲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
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
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謚褫服脫帽未及它
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謚曰利少害多異日
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
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
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
景謚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謚曰百事
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
治浹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謚曰峽路民情僕

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景謚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已苟爲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未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旣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

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斑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

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
曰在館時旣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
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
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
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
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卽剖決簡不中理者緘
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
國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譎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爲之歛手雖丞相府謁吏于請亦戒治之積爲衆

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
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据
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
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
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
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
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
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
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旣而雍章至勰答詔云弗
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

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
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
訃未至帝猶卽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
圖閣學士

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
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冗選
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
府崇寧中爲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微
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
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

餉願救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曩庶可得志帝曰大
若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鳥鹵
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
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
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
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
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
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糶
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蕃兵射士之授

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卽亦屢抗章極
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
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
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晁冠作起知宣州卽自
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
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
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
馬邵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穎王授室公主下

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
預修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作古人撰述之
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
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丑制科易明逸皆
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儻明逸以傾險並爲
時論所憾云

列傳卷第七十六

列傳卷第七十七

宋史三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兼樞密使領選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岷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

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
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
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
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
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
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
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
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
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
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
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
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
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
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師皆坐譴竦獨
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
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
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
善意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

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羗失大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躋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

之何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但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群臣方平旣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

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益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

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畧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各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安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亭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頽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叅

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止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

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首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失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其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驛

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曰夫克曰但令王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以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實卿樞密而卿論其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嘗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災

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知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也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任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

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練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漿何爲者一葦可杭投葦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

報書曰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而但降秩守號懼邊臣則劾宜施重責未聽卽家居求自貶乃徒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爲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治中

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
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
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
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
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
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爲公議所薄復以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
三州數歲還爲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
玄經書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
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

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
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
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
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
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顯市
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
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勳勞者唯前
執政及節度使得爲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
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
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爲此宰

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徃徃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

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為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

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
毋辭或指為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
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
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
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
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
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
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
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蘭種世居古渭積與
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

族畏其偪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
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
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
黜其功調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
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曰渙昇有
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乃復留至和二
年召熹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
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
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
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

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詐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

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無侍中謚。曰康節。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

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輿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群盜輿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輿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父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修起居注歐陽修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

在京刑獄修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蘇舜欽等以群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

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爲御史中丞絳以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

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爲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歿卹其家備至歐陽修遇槩素薄又躡知制誥及修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修得解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爲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槩初名禋當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

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
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歿宿
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且
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其獄繙閱探
其本辭蓋婦女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
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謂之曰君輩佐
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
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
東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

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
君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升爲和
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
不窮治誘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曆六年
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
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
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
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左乾若西北二邊
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
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

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三
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
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
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立並配之失也即建言
並配非言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
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為
非優老之美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
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
舊樂雜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
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

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惜之
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密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
民被害詔獄簿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
竄充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
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
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
言且欲相扇為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
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
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亦制
命紀綱益廢矣秘懼立遣更韓琦守并州請復舊制

鎮宿言參商為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而立而參為
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
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宣如故便議遂
上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
滋顯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
微而生於所忽自茲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
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
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辨詰
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天時
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禍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

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為觀
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
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為人清謹忠實
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
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上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
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
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
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謂曰
公固歆白上倘緣是不用柰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
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恐以毫髮欺

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

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絳吏議輒危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牙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

見暨還升為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婿鄧忠臣迂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清婉歐陽修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為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為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為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修內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內都知不能
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其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
圍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柰何令私人得爲
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
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
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
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
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
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
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後法

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
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
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
指君子爲黨君子盡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
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
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班
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
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
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
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爲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
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
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
坐繫平民歿降集賢殿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
爲待制先是熙河將王瞻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
瞻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
時青唐瞎征內附而心牟欽韃勒兵立別酋隴拶還
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瞻怨孫
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
怒日夜檄趣之且戒瞻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

能爲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
邈川聲言代瞻瞻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
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
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次又遣鈴轄
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宐少緩師宗回不聽
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次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
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
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
知蘄州還爲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黨籍
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

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
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班
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
之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
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
之議蓋以趣種朴於死斬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
氏之重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列傳卷第七十七

列傳卷第七十八

宋史三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歐陽修

子發棊

劉敞

弟敞子奉班

曾鞏

弟鞏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
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
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
季餘習鏤刻駢偶澆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
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
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

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
進士試南宮第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
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
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
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
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
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
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
曆二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

仲淹皆在位增誦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
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
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
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
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
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
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
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

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

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

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

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克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

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其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

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也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

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乂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

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乂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乂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

毋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惟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

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蟻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

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

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
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
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
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
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
也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修
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
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
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修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

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
郎知襄州會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
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
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
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
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郤耶棐竟持
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
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
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
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

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
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
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
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
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
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
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
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
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
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
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
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
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
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
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
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
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
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

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利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温成后追用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常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司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

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為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

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為
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出
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
後官取渚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
不可漕州復用為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
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
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
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
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
傳以為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

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
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
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
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
醉鬪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
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
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
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裕享羣臣上尊
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
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

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為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謹言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

院偉即變前獄至於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則微也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瞶屢子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

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宮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歿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瞻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時弟攸子奉世

攸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宋共排之攸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太祖後攸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攸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攸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亦不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

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攸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攸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撫前過斥通判秦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攸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

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交毫一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攸廢弛黜監衡州監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攸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薇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攸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踈

儁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奉世
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
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
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
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
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
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
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
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
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

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
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
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
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柰
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旣而
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 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
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
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
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
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

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
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
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
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
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
不愧忤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
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少警敏讀書數百言脫
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
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竒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

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
賢校理爲實錄險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
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正期盡募者志
於多入猶青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
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
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于民
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
秋賦以償農事不之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
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汗婦女服
器 僭力能動權豪州縣更莫敢詰鞏取實於法章

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杜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
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機察其出入有盜則
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蒲中一日自
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
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
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餒民濟河調
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
其隱漏至於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
橋以濟往來從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
六驛人皆以爲利徒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

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
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
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歛民
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
知福州劔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
相 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惴恐鞏以
計 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
爭欲爲主守賊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
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
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

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太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持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

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
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
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
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
論莫能奪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
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愠
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修官
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
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
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

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
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爲讒毀出
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
草制諫議大夫王覲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
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
今覲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
覲直能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
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
時之制今帝迷人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
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

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
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
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
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
宜加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
同彭汝礪上疏曰犬畜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
乃相與歛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一日有旨罷宴
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
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
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

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
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
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
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
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
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近執御其損益
相去萬萬美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
万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脩撰歷泰
州海州徽宗卽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
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

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第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曰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

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辭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怏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楊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

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徃徃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爲入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表盜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敞雖疎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盖有兩漢之風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